

# 半月刊第三卷第二期

# 商

(論社) 現實其促進迅會大民國

- (季) ..... 瞻前的會大聯國
- (林) ..... 判談個兩的行舉京東在將
- (蓮) ..... 謀陰敵目的逆汪寇敵擊打

短時  
評事

- 剛方 ..... 談橫縱戰歐
- 民濟 ..... 麼了有沒對絕途前的黑尼慕方東
- 大木穆 ..... 來神精的擊突出拿上產生藝文在

- 都都 ..... (訊通軍漢) 鴻來北韓
- 初旭 ..... 南鎮在「八一九」

通  
訊

- 民澤馬 ..... (說小) 訓教

分八幣國售零  
費郵加酌埠外

版出日十月一十年八十二國民

論社

## 國民大會迅速促其實現

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七十四週年

孫中山先生生前在號召全國國民贊助並擁護國民大會的數次演詞中，都說明中國要建立一個屬於人民的真正民國，同時並指出解決國內外一切問題使中國走上真正自由平等地位的，唯一的辦法只有召集國民會議，一切由人民來決定，今日的環境雖然當不如時一樣，內有軍閥的割據，然而就外來的侵略和壓迫而言，今日則遠甚於昔。就中國整個革命的任務來說，其根本目標也並未改變，都是為建立三民主義的民主國家而奮鬥。

雖然今日我們的外患加深，正和日本帝國主義做着生死的搏鬥，但要保證獲得最後的勝利，和完成中國人民的解放。政治民主化的基本原則，仍有其絕對的意義。只有如中山先生當時的號召一樣，把全國有組織的人民團體和黨派共同結合起來，決定國是，由於客觀上的需要，和兩年來抗戰經驗與教訓，再再都說明只有加強政治的民主化，方能最後達成抗戰建國的任務。所以第四屆國參會，根據着中山先生的遺教，和根據着中國歷史的需要，有了請政府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的決議，這完全是正確的。

中山先生一生貫串着為中國人民的自由和解放鬥爭，由四十年革命經驗的集結，指出中國正確的路，當我們民族抗戰進行到目前階段時，正需要接受中山先生奮鬥的經驗，去繼承其偉大的未竟事業，這首先就是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特別是迅速的召開國民大會，實施中國目前所需的憲政，廣泛的發起全國人民及各黨派來從事討論實施的問題。

今日紀念中山先生就是要實踐中山先生的一國民大會，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的遺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南京

# 時事短評

## 國聯大會的前瞻

國聯大會將於十二月四日開會了，據合衆社傳出消息：頗值吾人注意者有兩點：

一，本屆國聯大會及行政院會議，對歐洲戰事，將採不問不問之態度。

二，波蘭原非行政院理事，但新政府仍派代表出席，其席次又與蘇代表相距甚近，蘇方是否允許，對阿比西尼亞代表出席，英法爲討好義國，究將如何應付。

會尙未開，荆棘已塞滿前途，而大會也就表示出掩耳盜鈴，把問題輕重倒置的態度，試問國聯數年來，所遭受的最大困難，而使之威信掃地，究竟是國聯情勢的險惡，抑是國聯預算的無着，故本屆大會，才特別把通過一九四〇年的預算作爲主要的工作。

國聯的產生目的是在解決國際間的一切糾紛，在遠東事件中，在西班牙問題中，國聯過去所表現的已很懦弱無力，對目前的歐局糾紛，公然又存不問不問的態度，不能解決國際糾紛，單把每年的預算通過。試問徒維持這一個有名無實的空頭機構究作何用。

波蘭的滅亡不談，但澤却是國聯的委任統制地，是否國聯也可承認德國佔領但澤的既成事實，而不再加顧問，由此可知，波蘭，阿比

西尼亞等小國的參加本屆會議，也將如歷屆會議一樣，決不會給他們以多大好處的。

從這次會議中，很可以推測英法之是否真能維護和平，反抗強權，而國聯今後之是否當能發生絲毫作用，也就可由此決定。

一個坐船的人，擔心着滿天的風濤，閉着眼睛不敢向外坐，結果，只有聽隨風濤把船隻吞滅！

我們對本屆國聯大會的看法就是如此(季)

## 將在東京舉行的兩個談判

兩月前中斷的英日兩國的東京談判，傳說又要繼續進行了，同時敵國野村外相又準備和美駐日使格魯，進行所謂美日談判。

敵國阿部的施政方針，是『以全力解決中國事件，』但是，會犯長沙吃了一次大虧，準備本月一日登台的汪精衛又臨時難產，於是第三條路——從外交途徑來解決中國事件的舊辦法又重新拿來運用了。

英美對我抗戰的同情程度，自然各自不同，可是他們所站的立場是沒有差別的。他們的立場就是站在居間人的位置上準備調解中日的戰爭。不過英國是以叩頭，以容忍「不可容忍」的恥辱希望達到調解，美國是以武力爲後盾，以桐嶼希望達到調解。手段不同，但是殊途而同歸。同時日本在這兩個談判中，所希望，也就是由調解而結束戰爭。

可是，我們堅決相信，調解對我們是沒有

好處的，調解的結果一定是敵人有利，我們吃虧。同時我們堅決相信，要我們不吃虧只有打到底，打到獲得最後的勝利。到那時才會有和平，那個和平才是「光榮」的，沒有獲得最後勝利的和平，由調解達到的和平，一定是我們吃虧的和平，那個和平也一定沒有「光榮」可言。

因此我們反對調解，我們忠告英美友邦，如果你們希望維持在華的既得權益，那末你們應該更多的在實際上幫助中國，制裁敵人，不應該和敵人進行什麼談判，因爲談判援助不了中國，同時也維持不了你們在華的權益。(林)

## 打擊敵寇汪逆的目前陰謀

抗戰越過了一段艱苦的時期，相持階段正式來到了。相持階段是用全國一致的團結，和全國人民無比的堅毅換來的，在過去一段苦鬥中，我們已預期的得到勝利，就抗戰整個過程來說，要達到最後的勝利還需要我們更艱苦的鬥爭，首先就是要保持和鞏固我們既得的勝利。爭取來日的總反攻。

相持階段對我有利不是無條件的。它也包含着與敵人有利的方面，相持階段的真正勝利，是要爭取得最後的總反攻，這一階段的任務才算完全達成。敵人今天正是爭取着與它有利的一面，其具體的活動是什麼呢？除了在敵後開發資源，進行政治麻醉，鞏固佔領區之外，仍把政治進攻作爲對我誘降主要的任務。

由於相持階段的到來，我內部產生部分淺

觀者和傲慢者，一方面無條件的估計敵寇無法勝利而懈怠戰鬥，一方面把視線轉移到內部，發至些不好的現象，敵人極圖利用這弱點，做為政治進攻的基點。很明顯的，敵寇雖知汪逆已遭到廣大中國人民之攻擊與討伐，然而敵寇在今天對汪逆之利用愈積極，這正可看出敵寇此時的陰謀所在，汪逆所執行的全屬敵寇所指示的路線。目前汪逆正加緊着偽「中央政權」之建立，敵會板相喜多等，正以全力來支持着汪逆的活動，假若我們承認敵寇對我們的進攻有停止和改變，我們首先就不能忽視汪逆的投降出賣活動，這不是把汪逆的力量估計過高，或是說汪逆擁有廣大的羣衆基礎，而是汪逆達到投降出賣的手段值得注意。我們不加防止，知識水準低下和政治覺悟性遲鈍的人，很可能極容易的被汪逆所麻醉，就如汪逆正利用着領袖「憲法」實施所謂「憲政」來誘我民衆。又如國內部分不知大體的頑固份子，在各地專門搗亂，汪逆則大吹其「反共建國」之妄誕謬論，同時妄言歡迎「各黨各派」共同「建國」的似是而非論調也抬出來了。敢於正視現實，和具有政治敏感的人，應該承認汪精衛漢奸陰謀的現實意義。打擊汪逆不單是口誅筆伐而能濟事。更應該擴大反汪運動為羣衆的政治運動，同時迅速而澈底的實施憲政，實行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分裂，反對退步，打擊汪逆，也就是和敵寇爭取對我完全有利的相持階段。(蓬)

### 雲南文協分會通告

啓者：本會會員尚未履行登記手續者，請一禮拜內到會登記。舊會員隨繳着費國幣二角及作品，新會員隨繳入會費國幣一元及作品。欲參加本會之文藝工作者可先請本會會員二人介紹總照會決議呈交作品，經理事會審查通過，即可進行入會手續。

組織部十一月八日

會址：螺峯街五十二號

本文按第十二面

「科長忙了一夜，第二天公事交應差送到某工廠，通告也在『揭示牌』上貼出，放工時候工人們對在通告面前，一個個默着定是加薪水了，但是念下去一個個垂頭喪氣的，醞釀着走了，認不得的還擠來陌生的念着，

「抗戰以來！後方重於前方，本廠爲後方生產機關之一工人等應本着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口號貢獻國家，近月來各工廠紛紛招收工匠，工人等勿得私自逃脫投考，否則追究決不姑寬，仰全體工人知照。」

廠長××× ○月○○日

這通告貼出來沒有穩定住工人們的心情，反而加深了他們向外跑的情緒。

工人吳明性子最暴，一切不合理的事，他非常反對，今天他看見這張通告，心頭無名火

一陣陣的起來，嘴裏「咕嚕！咕嚕！」的吃着「他媽的拿大帽子來嚇人，我肯性……」當時他就同合法的小劉商量一陣，第三天就不見他上工了。於是×廠長就派五六個衛兵到各廠去調查，半月來終然調查不出吳明到那裏去了。

### 三

在一個酷熱的下午，吳明自動的進工廠去交家俱，他一進廠就被衛兵跟進廠長室，他心裏「碰！碰！」的跳動，一刻又穩定下來，向廠長恭恭敬敬的行個禮。

「廠長禮也不還板起臉色來說：『你爲什麼開小差，衛兵長拿板子來！』

「報告廠長，我不夠生活！米都賣到四十幾塊一石，……」吳明低聲的回答。

「我這廠五六百人不自餓死掉幾個！」廠長帶怒的說。

「我媽！還不是要吃！」

「單你有媽，衛兵長，進來打，一隻手替我打五十下！」

衛兵長規矩矩的拿着「戒尺」跨進去，「伸啦……」

「做工人不犯法！爲什末要打！不做！不做！你把我可送進法院去！」吳明他什末都不怕了，頭腦裏明明白白的「什末都有道理管着，心裏默默的想。」

「嚇！混蛋！拿繩子紮起來！張先！他虧不虧帳！」×廠長發怒了，把算帳員喊進來！

「報告廠長大概虧兩百！」算帳員說。

(下期續完)

# 歐局縱橫談

方 剛

王：歐洲大戰爆發了已經有兩個月，可是西線老打得沒勁，真是怪事！

張：咱們是戰而不宣，人家是宣而不戰，這恐怕就是英國人的「君子風度」吧？

李：其實原因倒不在此，英國人打起仗來或者在侵略弱小民族的時候，是一點「君子風度」也沒有的，我看西線大戰沒有展開，一定另有奧妙在內。

作者：我的看法和李相同，西線大戰沒有大規模爆發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德國的齊格非防線和法國的馬其諾防線同樣都是銅牆鐵壁，誰要突破誰的都不容易，據德國統帥部的意見，法國要攻破齊格非防線，得準備每星期犧牲三十五萬人，這是雙方都沒有發動大規模攻勢的一個重要原因。其次，雙方在外交陣線的鬥爭上，都還沒有佈置完備，這也是一個原因。

張：那麼你不是認爲歐洲已經沒有和平的希望？

劉：歐洲和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可是相當小。

作者：歐洲和平很少可能，但並不是絕不可能。在這種場合之下：希特勒答應張伯倫達拉第去立刻進攻蘇聯——那麼英法可以與德國妥協，如果老希做不到這點，那可不成，英法就非扳起面孔，消滅「希特勒主義」不行。祇有在共同反蘇的這一點上，他們才可以解消相互間的矛盾。

王：你以爲老希敢不敢到老史的頭上去玩一套把戲，反一下蘇？

作者：決不敢，絕對不敢！爲什麼？理由非常簡單，第一，蘇聯已經十分強大，不論在那一方面說，德國的力量都比不上蘇聯；第二，如果老希把刀鋒轉向烏克蘭，掀起一個醜惡的反蘇戰爭，那麼全世界的勞動人民（連德國在內）都要起來誓死反對。老希不會冒這個險。慕尼黑會議的時候，正是反蘇聯的最好機會，然而老希却不敢動，這

不是事實嗎？

劉：事實上，我們可以一致的認定歐洲和平已經沒有多大希望，因爲德國的求和完全是一種戰略，希特勒決不會放棄它的侵略野心的；等仰消化波蘭之後，一定又要發動新的進攻；到那時候，張伯倫必然要處在劣勢地位，他自然不幹。

明：我們還是來談一談外交戰吧，英法土互助協定的簽訂，對於歐洲情勢究竟有影響沒有？

蘇：當然有影響；我認爲這是英法在外交上的大勝利，因爲土耳其在歐洲的地位非常重要，土耳其給英法拉住之後，德國在巴爾幹和近東的發展，必然要受到致命的打擊！

作者：受打擊的還不僅是德國，義大利也同樣受到很大的打擊，她在地中海和巴爾幹的發展，要大受頓挫了。這祇要看三國互助協定簽字後，蓋達（代表官方的）著文痛加抨擊一點，就能證明。

鋒：對於蘇聯的影響如何？

德：對蘇聯的影響很小，因爲協定中明文規定，如果英法對蘇宣戰，土耳其可以不受互助協定的條約義務的約束，所以蘇聯對這件事的反響是非常溫婉的。

蘇：蘇芬談判爲什麼沒有結果？

鋒：我以爲主要的是芬蘭態度的問題。

作者：這一點是對的，芬蘭的後面，在表面上看，是斯坎的那維亞半島各國撐她的腰，可是實際上，是英法和美國在撐腰，所以芬蘭態度如此倔強，完全是依仗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

王：蘇芬談判的前途怎麼樣？會不會破裂？

作者：這一點很難說，我以爲蘇芬談判的前途，必須看今後整個國際情勢的具體變化才能決定，不過，蘇聯在波羅的海和北歐方面，必須建立起一道國防安全線，以防止帝國主義的進攻，我想蘇聯在這

上是不會有多大讓步的。

李：美國中立法修正案通過，對歐戰有什麼影響？

作者：這一修正案的通過，在華國內是表示羅斯福的大勝利，在國際方面，是大大地助長了英法的氣餒，因為英法可以利用她們優越的海軍力量和充足的財富去從美國購買軍火，而德國是吃了大虧的。就其意義說，我們反對這個修正案，因為修正案廢止了禁運軍火條

## 東方慕尼黑的前途絕對沒有了麼？

馮 濟 民

自從捷克被慕尼黑協定犧牲以後，中國抗戰前途，有了一個新的具體的憂慮，也許有一天，國際謀家爲了便利自己，爲了畏懼中國人民的解放，想用同樣方式，把中國犧牲了。

這種陰謀，曾經一度非常表面化，但是因爲我國上下的堅持抗戰，因爲帝國主義者在遠東的矛盾太多太深，到現在還未實現。然而東方慕尼黑的前途並不是絕對沒有了。

東方慕尼黑的具體內容是甚麼？是第三者出來干涉中國抗戰，脅迫中國對日本徹底妥協。

當然，抗戰一開始，直到如今，妥協的願望，在日本方面始終沒有打消過。因爲不戰而定，一戰即定，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最如意的算盤。那麼，現任日本是否還在或是更在打算讓第三者出來誘降中國呢？

是的，現在正是「最需這樣做的時候」。

在軍事上到了戰略相持的階段，在大體上說，她已不能再有絲毫進展。此次長沙的戰役，完全暴露了她進攻力量的微弱。如此曠日持久，無疑將討她大大不利。

在政治上，敵內閣再三改組，迄無成就，而內部閹鬥，不時發生，此次外務省的風潮，象徵了日本政治的分崩離析。至於下層民衆的不滿情緒，前線士兵的厭戰反戰，更是日本政治的致命之傷。

在經濟及財政上亦字公債的增加，通貨的惡性膨脹，國際貿易的

縮減，生產工業的停滯，人民負擔的增加，節衣縮食榨取，使日本的財政和經濟，陷於紊亂恐慌的無底深淵。

在外交上，反共陣線的解體，對英美矛盾的無法解決，蘇僑邊境形勢的迄未緩和，又處於空前無比的苦悶當中。

由於這許多原因，逼使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逐步修改到非下決心求和不可的地步。

如果，阿部信行在組閣時發表的政綱中心，爲「集中全力解決中國事件」，那麼「結束中日戰事」就是這個中心政綱的真實內容。

因此，日本現在是急迫需要講和的時候了，而且講和是她集中全力以赴的目標。如果今天日本還在和中國作戰的話，那麼她的作戰目的，是爲了講和。如果，能戰始能言和是一個口號的話，那麼，這亦能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

中央社東京十月三十一日合衆電：「外務省重要職員，昨晚舉行會議，達六小時之久，外相野村亦出席，間討論之問題，與結束中日戰事有關」。以結束中日戰爭，爲外務省討論之主題，還是第一次。

第二個問題是日本想找尋那些途徑來結束中日戰爭呢？這些途徑她已經決定了的。

第一，她是擱置了樹立新僑中央政權的計劃而企圖再度以我們的堅持抗戰到底的國民政府爲談判對象。

中央社上海十月八日合衆電，大美晚報今日社評論及汪精衛組織新政府之企圖，顯已失敗的原因，謂「或則因日本方面改變計劃所致」。因謂「日本對於國民政府議和之可能性問題，已感深切之興趣，較諸增強各種偽組織，冀藉此獨霸全中國尤爲注意。目下雖有汪精衛類典型人物，顯出馬爲日方効勞，但日本仍極盼對國民政府直接交涉。日本現始理解關於中國事件，欲求切實之解決辦法，非可賴各種傀儡組織得之，反之，目下唯一途徑，僅爲與公認之國民政府獲得確切之解決辦法」。並謂「中日戰爭爆發迄今，當以此層最爲重要」。

日本爲甚麼開始理解欲與國民政府獲得確切之辦法呢？

第一個原因，顯然是揣摩英美法等國的心理。在國際法上好找尋一個根據。所謂「公認之國民政府」是也。

第二個原因，爲了根本消滅中國人民的抗日心理。其爲計之毒，令人毛骨悚然，中央社香港十月四日電：轉載大美報四日評論謂「日方已明白汪組織偽政權後，決不會使國府崩潰，同時並瞭解不需與從未參戰的方面媾和，因爲這種和平，決不會使正在抗戰的民衆停止工作。」

可見日本不僅需要停戰，而且需要使四萬萬黃帝子孫，在欺騙與鎮壓之下，俯首貼耳，甘心順服，其用心之狠，固屬無倫，而那些主張，先建國，再抗戰的人，可以醒矣。

擱置建立新偽中央政權的計劃，從新企圖與我國的堅持抗戰的中央政府議和，這是敵寇結束中日戰爭的第一個設想找尋的途徑。

第二個途徑，想拉攏美國，不僅企圖打開其外交上的僵局，而且企圖引誘美國出來調停中日戰爭。

日本在外交上一向對英國抱有很大的希望，以爲解決中國事件，只要獲得英國的諒解，主要的問題業已解決。但自美國宣告廢止美日商約，並且與中國談判借款問題後，日本開始有了新的理解。及至歐戰爆發，英帝國主義在遠東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由是，以適應國際新形勢爲任務的阿部內閣，遂以親美的野村爲外相，着眼於對美談判的途徑。

於是日美談判，敵人希望美日續訂商約等一串事實，接一連二的發生了。

很有人對於美日的關係，抱有過分樂觀的態度，這些人認爲，美國人素講信義，對於中國的友誼，特別篤厚，白宮當局決不能與唐寧街紳士，相提並論。這種觀察，是不正確的。而且是非常危險的。

誠然，我們不能否認，美國在遠東的政策與英國是不同的，特別是在美日商約廢止後，接着中美貸款問題開始談判，美國遣派運輸顧問到華團到華協助，美國對於每一次日本侵犯條約的行爲提出嚴正的抗議，而以最近格魯大使在東京發表的演說，爲登峯造極之作，這些都是美國較之英國積極的地方。

但是，這些原因，由於：

第一，英美在中國甚至遠東的市場，有着廣泛而悠久的矛盾。在過去，在中國的市場，和中國政治上的影響，美國是落在英國之後的。然而，這對於美國是並不甘心的。只設一有機會，金元王國，就會大顯神通起來。現在正是她顯神通的時候。爲甚麼呢？

因爲英國對日本的讓步，已經到了至矣極矣，世界的輿論，與夫中國人民的殷望，正轉向到白宮身上，由是美國登高而呼，一鳴驚人。美日商約的廢除，就是美國登上遠東舞臺的先聲。

繼後，歐戰爆發，英國更無力與日本週旋，同時也不能不對美讓步，美國於是高舉闊步，準備在太平洋上日寇周旋好了。

利用英國的軟弱和困難來爭奪在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的領導力量，這是美國最近幾月來對遠東政策格外積極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第二次新經濟恐慌，首先在美國爆發，到了今年，這危機在美國已經非常深入，這逼使她需用全力來維持中國市場，進而保衛她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因此日本帝國主義獨佔中國的企圖是必不能忍受的事。在今年，美國的資產階級確實有了「維持其在華地位之決心」，「對於日本軍隊在華之行動及妨害美僑權益之事，非常憤慨」。金元國家對於門戶開放政策從沒有像今天所感覺的如此迫切需要了。

維持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來挽救國內的經濟恐慌是美國最近對遠

東政策特別積極的更基本的原因。這是第二個原因。

這二個原因，才是美國對於遠東的政策更趨積極的真正原因。我們只能從這些原因來上評價美國政府的政策，只能在這些原因上來認識英美兩國在遠東問題上相互異致的關鍵。

因為美國的目的是在保持在華的利益，與擴大對中國政治經濟的影響，那麼在基本上，白宮與唐寧街的目的，是並不異致的。所不同的，英國因為自軍的擁腫不堪，以及參加了歐戰，對遠東的政策，不能不是顯弱的，而美國是倚仗她地位的優越而可以強硬一些。

所以無論英美，她們對遠東的政策，終是包含有一個不可克服的矛盾。

一方面在保持在華的利益和奪取中國的領導權上，是和日本矛盾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在使中國自身沒有一種力量來根本推翻她們的利益和不需要她們的領導上，她們又是和日本一致的。

所以中央東京十月二十日路透社載美大使格魯的演說，有如下一段的話：

「現日人屢謂美國政府及人民不了解東方新秩序之意義云云。實則美國「人民」及政府，久已了解所謂東亞新秩序之真義，而其了解之程度，並不下於解釋此事之日本大使本人。日本官方謂東亞新秩序之目的，在建立東亞之就勢，及穩定並促進東亞之進步，此種要素，不但為美國「人民」所需要，其他各國「人民」亦莫不需要。然日人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辦法中，竟有取消美國「人民」在華取得之地位一項，此則非美國所可同意者也。」

可見美國所反對的不就是日本所欲建立的東亞新秩序，相反，美國「人民」及政府，久已了解所謂東亞新秩序之真義，其了解之程度並不下於解釋此事之日本大使本人。美國所反對的僅僅是「竟有取消美國「人民」在華取得之地位」。

在這演說中，美大使還吐露了雙方談判的基礎。他說：「據美政府及人民以及余個人之觀察，日本對於所持不利美國之行動，實無必要，因欲求建設遠東境內之安全及穩定，並非必須破壞美國利益不可

也」。

至於美國政府及「人民」所了解的東亞新秩序，以及美國以及其他各國「人民」所需要的建設遠東境內之安全及穩定，因為我們都不是美國「人民」所以不能代表回答，但我們所不能的是，中國境內有甚麼不安全和不穩定的因素？

這些不安全和不穩定為甚麼倒是日本和美國「人民」所關心的事呢？以目前日本軍隊在「安定的不安全和不穩定的對象而言，無疑是正在為爭取解放反抗侵略的中國人民，如果這種情形，反而是美國政府及其所謂的「人民」所能同意和需要的，那麼我們對於格魯大使的演說不能不表示失望。

言外之音，當然是，只要日本能對美國讓步，不讓中國人民獨立解放，是雙方心照不宣的。無怪乎美大使說：「故若余將情形開誠盡告，則諸君對於美國所採之政策，當亦認為正確也。」

為甚麼，日本會認為美國所採之政策是正確的呢？他又說：「美國人民認為目前遠東之形勢，若不即時加以補救，有江河日下之形勢，而所謂建設新秩序者，結果將適得其反」。

然而，格魯大使沒有認識到中國人民的觀察恰恰相反，我們正以為只有堅持抗戰下去，才能使中國人民獲得真正的獨立和解放，對於這種堅持抗戰的「形勢」，無用即時加以「補救」，相反，我們願意堅持這種形勢到最後勝利。目前遠東的形勢，在四們看來，並不是江河日下，相反，倒是蒸蒸日上呢。

同時，我們認為建立東亞新秩序和排斥第三國在華的權益，兩者是不可分的一件東西，格魯大使想把兩者強為分開，必定歸於失敗，美國「人民」要保持在華的權益，使需要反對東亞新秩序，援助中國人民打碎東亞新秩序。

所以在格魯大使的演說中，我們到處可以看出他並不在抨擊東亞新秩序，僅僅在抨擊，新秩序的建立必須排斥美國利益，這一點而且，他到處暗示日本，如果能夠在不排斥美國利益這點上，相互取得諒解，對於新秩序建立的需要是彼此有同感的，因此，這篇演說，無疑

是在向日本政府指出談判的前途。

是以，接着就是東京二十九日的路透電說：「日外相野村與美大使格魯之會談將於下舉行，談話之要點，係關於處辦中國事件，與重訂美日商約問題」。並謂：「其重要性或將超過目前之英日東京會談」。又謂：「因日本解決中國事件之有無進展，將視美日會談之如何進展也」。

從上面許多事實看來，已經很清楚指出，不管美國所採的方式和態度，與英國如何異趣，不管談判的前途是吾願利，而美國對於與日本談判結束中日戰爭問題，已極感興趣這是無疑的了。而且在這美日談判的醞釀中，英國是一言不發，而在暗中促成其事，也是並非不可能的。因為今天英國在外交上每逢碰壁的時候，往往慫恿美國出路，已經數見不鮮。蘇芬談判中，美國的出面干涉，是最典型的例子。

那麼現在留下的問題，是究竟在目前日美之間是吾即能獲得諒解呢？關於此層，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第一，日本的所以需要議和，由於她在侵華當中感受到了困難，而美國的所以軟弱為強硬，是由於她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中，處於侵越的地位，那麼如果，在日別的時期，日本所感的困難尚未到達非對美作最大讓步的時候，美國的條件，她是不能接受的。同樣，如果美國的侵越條件還能保持下去的話，那麼，美國所提的條件，一定是依然苛刻的。因此，在這種情勢之下，雙方

## 在文藝生產上拿出突擊的精神來

穆木天

在文藝生產上，拿出突擊的精神來！對於昆明的青年文藝工作者，我是要這樣地號召的。

民族革命戰爭爆發的這兩年以來，誰都不能否定，在昆明，我們的抗戰文藝運動，一天一天地在生長。不管雜草是如何地多，我們的抗戰文藝的基礎，總是一天一天地在健全着。我們的抗戰文藝工作，壯嚴地在進展着；新的文藝工作幹部，在量上，而且在質上，都一天一天地生長，不管是那些靡靡之音，那些「後庭花」的歌調，還在想

的談判，會跟着英日談判，一樣停頓起來。

反之，如果，中國的抗戰，繼續下去，日本所感的困難，將會增加到極度，或是美國參加了世界大戰，她的優勢，也漸消失了，那麼，我們就很有可能相互讓步來共同反對中國人民對於爭取最後勝利的要求和行動。

關於這點，我們駐美的胡適大使，說得很坦白了。他說：「目前世界尚無任何國家，能令日本軍閥覺悟前非，並接受公正平等之和平條件，現日本國內亦無此力量之人，故遠東之和平，尚屬遙遠無期，而中日戰事仍將繼續至數月或竟至數年，直至中國能獲取一公平及榮譽之和平始已」。

可是，我們並不需要甚麼「公平而榮譽的和平」，我們一定需要最後勝利。這個最後勝利如果要在數年或竟至數十年之後，我們也決不嫌他遙遠無期，我們對於日本軍閥的覺悟，早已絕望了，如果世界上有任何國家，能使日本軍閥，覺悟前非，接受「公正平等之和平條件」，化界上却絕對沒有任何國家能阻止中國人民的覺悟前非，來接受這種「公正平等」之亡國條件。

總結上面所說的，我們的結論是非常自然了。遠東幕尼黑的前途依然是有的，而且這種危險相當大的，不過在目前來說，陰謀者陰謀，沒有成熟而已。

盡其麻醉的能事，可是，我們的抗戰文藝的火焰，我們的抗戰文藝的號角，是一天一天地在加強他的力量。我們現在是可以預祝我們的抗戰文藝的壓倒的勝利的。

但是，把抗戰文藝工作的隊伍檢閱一下，我們總是感覺到，我們的工作，還不夠充實。我們感覺到，我們的文藝工作上面的突擊精神不夠，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因之，我要這樣地號召着：在我們的文藝生產上，拿出突擊的精神來！

我現在熱烈地希望着，我們的昆明的抗戰文藝工作者，尤其是，我們的青年的文藝工作者，在創作上，在理論上，拿出突擊的精神來，去學習，去實踐！

我們的抗戰文藝工作上，第一，是必須切實地了解到自己的崗位——抗戰文藝的崗位——的重要性。我們要緊握住我們的武器，勇敢地，切實地，站在我們的崗位上。一個抗戰文藝工作者，為的完成他自己的神聖的任務，必須是在他的創作活動上，和他們理論活動上，拿出他的戰鬥的精神來。但是，我們的一些抗戰文藝工作者，事實上，對於他自己的工作，還沒有能夠發揮積極性來。認清自己的崗位的重要性，發揮出來自己的抗戰文藝的戰鬥力量，這是我們的抗戰文藝工作者所切實地意識到的。

在創作活動上，我們的抗戰文藝工作者，要切實地發揮出他的突擊的精神來。最近，有一些個別事實，使我感覺到，在昆明的一些抗戰文藝工作者，在創作活動上，勇氣是相當地不充分，有的人，等着一鳴驚人，或者是壓根地就不寫，或者是寫了放在抽斗裏，不發表。事實上，在創作上粗製濫造，在發表上沒有慎重的態度，是根本地要不得的。但是，堅持着「一鳴驚人」的夢想，也是非常地有害的。「一鳴驚人」，根本就是一種「絕對的探求」，而必然地要達到一種「不可知的傑作」的境地的。那完全是由於一種個人主義的毒素，在他的心裏作怪，所以，他總是那樣地絕對着。了解自己的神聖的任務的文藝工作者，了解在抗戰建國中的有力的機能的文藝工作者，是不應當那樣的，要拿自己的文藝去戰鬥，因為文藝是文藝工作者的戰鬥的武器，這樣，一個真正的抗戰文藝工作者，要時時刻刻地準備着拿出自己的有效的武器來。創作活動的加強，是一個抗戰文藝工作者，時時刻刻地，要去要求的。而且，一個文藝工作者的創作活動，是由於他的不斷的創作的實踐，才能越法地加強，越法地充實的。抗戰文藝生活的生長，是不能在象牙之塔中去求，而是要在作家的創作活動社會生活的接觸中，去求得的。其次，有些青年抗戰文藝工作者，是充分地具有從事抗戰文藝工作的熱情，但是，往往地在用熱情寫出作

品來之後，沒有勇氣拿出來發表。最近這一種類似的事情，我已經遇到過好幾次了，當然，有的人，是因為還有一些處女羞，有的人是因為還沒有判斷自己作品好壞的能力，而有的人到確是對於自己的作品感到不滿足。但是，在這裏，我們須要了解的，就是我們不能等待到我的武器到了比日本的還要精良的時候，我們才去抗戰，而，我們是在我們的不斷的抗戰中爭取到我們的武器日趨優良。我們的工作經驗告訴我們，一切的工作，是在不斷的實踐中生長起來的。我們的在昆明的青年的抗戰文藝工作者，為的使自己的工作生長，在目前，第一，就是要在創作實踐上，積極起來，從不斷的創作實踐上去求創作活動上的生長，這是我向昆明的青年文藝工作者去要求的。

但是，一個從事創作的文藝工作者，為的在他的創作活動上能夠得到有力的生長，更必須在他的理論活動上加強起來。不了解創作的理論家，是一個空虛的理論家，而，同時，不了解理論的創作家，是會成爲一個亂撞的作家。理論家必須了解作品，而，創作家更必須了解理論。這樣，理論和創作，才能互相地助長起來。一個理論家（或批評家），不一定會寫作品，但是，必須了解作品，而，同樣的，一個創作家，不一定會寫理論文章（或批評文章），但是必須對於理論有正確的了解。否則，他在他的創作上，是沒有方法的，而，由於他沒有正確的創作方法，他在創作上會歪曲他的主題，會歪曲他的形象，以致使他的作品，甚至，違反現實成爲虛偽的了。近來，我見到一些青年作家，對於理論感到不關心。他們不但對於社會科學的理論不關心，而且，對於文藝理論也是冷淡的。那是一種很大的危險，因為，他們在創作上，不能發揮出作品的藝術的真實性來。這一個傾向，是非常地危險的。譬如，對於過去文藝遺產的接收上，他們很容易地陷入錯誤的路子。

在創作活動上，要積極起來，而，同時，在理論修養上邊，一個創作家，也要盡他的相當的努力。那樣，他從事他的創作的時候，或從事於他的文藝修養的時候，才不會是盲目的，用正確的理論觀點，去研究過去的偉大的作品，以加強自己的修養，以加強自己的創作能力，是比什麼都爲必要的。我希望，在這一一切上，我們的昆明的文藝工作者，都要拿出他的突擊的精神來。

## 各地通訊

## 贛北來鴻

(漢軍通訊)

都 都

離開駐紮將近四個月的汪莊，已經足足十天了。今天是舊曆的中秋，「九一八」紀念日後的第十天，當你看見通訊社的報道時，也許很擔心我們的安全吧！

兩三月來，沉寂的前線生活，使我們在汪莊熟悉得如故鄉一般。雖然天天有砲聲從十里外傳來，天天有太陽牌的飛機在頭頂上兜圈子，却沒有使我們想到就會離開平靜的汪莊。

我們離開汪莊之前，大家正熱切的討論着歐戰問題。當阿部信行聲明它對歐戰中立時，大家就有了戒心；鬼子定以全力來進攻我們，但沒有想到這樣快。自然快和慢是不會使我們鬆懈和畏怯的，我們得用更大的努力來對付這將到來的新局勢。

最祕的可靠消息：敵人增加了兩個聯隊在奉新城，我們沒有預感到什麼，也沒有什麼不必要的擔憂，也許是感受遲頓吧，但也只是限於非戰鬥員的，不是在戰場裏的我們而已。

十五的清晨，大砲不停歇的震盪着。我們仍很放心的睡覺。天剛亮，飛機就來了，它却攪醒不了人們的瞌睡。在前線我們的三枝槍，三個人還死守着一個陣地。從昨晚敵人就開始

了對這一線的猛攻，用大砲掩護着兩翼，專攻小仙嶺一點。小仙嶺上有×師×團的兩排人，敵人却有七八百，已經九點鐘了，僅剩的三個人才在××隊的掩護支援下，安全地退了回來。

第二天，敵人又開始猛攻了。我們的病兵却不因為敵人攻擊的猛烈而示弱，從十五到十六，鬼子都沒有進展，最殘酷的毒氣出來了，××團的×營長負了傷，兩個連長陣亡，在噴嚏中，眼淚蒙蔽了他們的眼睛，十六的夜裏，糜爛性的毒瓦斯又癱軟了我們的戰士，他們的力量給毒氣驅逐了。在殘酷的戰刀之下，他們在被宰割着，第二天，就是「九一八」紀念的前日，我們的生力軍趕到了。×營長領頭，在被戰刀宰割了的同志們的慘景中，他們懷抱了無限的憤恨和決心，終於把敵人攆退了，奪回了已失的陣地。十點鐘前後，消息傳來，大家又歡欣了，準備「九一八」的工作可算沒有白費。

我們的前線已經相當穩定了，所以劉師長在電話裏告訴軍長：「就照這樣下去，只要沒有毒氣，鬼子再怎麼樣厲害，我們的病兵還可以支持一兩月。」

可是事情却會這樣突然，鬼子的「中央突破」還未完全實現時，她又走着另外的道路了。在我們極左翼的××地方，敵人的延翼迂迴，進佔了大禾嶺地面的會埠，羅坊，上富一帶。而且十七日的下午，據報離我們不過二十里的左側後方，發現了敵人，那是翻越大禾嶺，

進襲王橋何，南山何，村前的一股。假如王橋何，南山何，村前被佔，那我們就三面被包圍了。但是目前我們却不能分兵去堵擊，夜間，轉進的命令到了，也是爲了我們能夠迅速脫離敵人的包圍，所以就連夜準備向××方面轉進，因為說不定正西面的南山何，村前的要道已經被敵人截佔了。

夜間二十二點半鐘，我們離開了熟悉的汪莊。天明了，二十五里路的目的地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飛機是老早地就在天空裏旋繞着。路上遇着昨天去南山何回來同志講，南山何已經被敵人襲了。因此，我們的右側又受了威脅。

黃陂橋的早餐和草地上的午睡，恢復了昨夜的疲勞，然而悲痛的「九一八」却更罩上了一層陰影。

午飯後，大隊又向錦江推進。剛越過公路，天就黑了，可是背面却是紅紅的大火，右側方也黑煙夾紅燄的飛騰着，大家在猜測着這是燒×點×點。後來才知道背面就是燒的黃陂橋。在後警戒的同志們傳報着，他們離黃陂橋四五里路，槍聲就在黃陂橋方面急驟的響着，火光也就起了。敵人不能截斷我們的歸路，却遷怒於黃陂橋的同胞。所當我們渡過錦江以後，次晨，江北就擠滿了不少的男女老幼預備渡河，然而太陽牌的飛機已經把我們的浮橋炸毀了。

鬼子的心真毒！我們還在黃陂橋時，飛機偵察不着我們的行蹤，就大肆轟炸我們的浮橋

。謝謝××師的英勇弟兄和老百姓，隨炸隨修，犧牲了不少的生命，才給我們安全渡過了錦江南岸，打破了鬼子們包圍××軍的惡計！

就在錦江的邊上，我們繞過了一些山麓，翻過了不小山頭。在茅草棚掩的「黑龍江」裏前進着，要趕去完成我們新的任務。

十八日他們並沒有移動，敵人也不敢向他們進攻，同他們在一處的，還有××師。但是他們都不強西南行，因為渡錦江的浮橋拆斷了，緊臨錦江的楊圩也有了敵人，他們已經知道了。可是他們却不能不脫離敵人的包圍。突圍吧。

××師由村前的南面突出去了，他們却擇定了斜橋這條路，斜橋的山頭上，滿佈着敵人。已經到了敵人的面前，絕不能無聲的退去。而且擠滿了渴望突過危險界的非戰鬥同志們，在師長的指揮之下，左右翼都衝動了。右翼山頭上的殺喊聲，一股氣就把鬼子衝得五零八散的搶佔了山頭；左翼方面，起伏的山峯，第三個高地就阻止了我軍的前進，等敵人完全退了再走吧，恐怕會等出禍事來，尾隨右翼前進，他們終於突過了斜橋。但是可憐的重傷病的同志，却就這末被鬼子戰刀砍殺了。

據參加過徐州突圍的朋友講，雖然這次只強算最小的一次，然而却比徐州厲害，可是我們却沒有多少損失，鬼子的險惡企圖又失敗了。

腦羞成恐，鬼子會有更猛烈的進攻的，我們沒有誰懼怕，沒有誰想到要休息。真正在汪

莊時，閒極無聊，倒有人希望換換空氣，這回新的命令到來，大家又磨拳擦掌地欣然出發了。

繞道疲勞了我們，殺鬼子却興奮着人。你記得中秋月餅殺鬼子的故事嗎？新的大戰，也許就在眼前，聽消息吧！再見。中秋夜，

## 「九一八」在鎮南

(通訊)

旭 初

九月十八日的八點鐘前後，街上行人，匆匆忙忙着，貼標語，張畫報，氣象總和往天不一樣，每一個路人，都似乎有一件很大的事在忙碌着。各學校各機關，都下了半旗，家家戶戶都懸掛着國旗。

剛打過午炮，常備隊大操場上，湧滿了，千餘男女同胞。計有：鎮南師範，鎮師附小，湘鄂教區聯合中學，縣立中學，龍川男女小學，丹桂小學，平橋小學，（這是隔城十里路上的）及本城的幾個小學校的全體教職員學生。常備隊全體官兵，以及本地各機關人員，地方人士；各皆衣冠楚楚，行列嚴整；尤以丹桂小學，每人背一竹笠，執一旗幟，身着黑衣服，足穿草鞋，一個個大眼赤黑，強幹樸實，全幅忠實嚴肅的形象，令每一個人都感憤而同時呼：「抗戰期間應如此，復興中國當如此。這時全場都帶着蓬勃悲憤的景象，抑不住的心底火高漲着，十二時一刻，幕開了，行禮如儀後由趙縣長，主席，報告開會意義，略謂：「在這萬分沉痛的「九一八」八週年紀念會中，深

盼各界同胞，努力本位工作，站定崗位，爲這神聖堅苦的長期抗戰而努力。」繼聯中彭校長講謂：「九一八」是展開「七七」全面抗戰的前身，確是一個國恥紀念日，却是展開我英勇的全面抗戰的導火線，望大家把這國恥紀念日，變做國慶紀念日，成爲新中華的誕生紀念日。」再是馬老師余祕書等講演，皆勉勵同人，認定本位事業，助長抗戰建國之造成。各位講演均頗熱烈生動，全場觀衆，脈博高漲，興奮至極。這回緊張熱烈的紀念大會，一直到午後三時，從未鬆懈片刻，三時十分，開始遊行，這隻汪洋的人海從瀉口滔滔流出成了一條萬丈鐵流，浩浩蕩蕩向着街流動了。「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和汪精衛！新秦檜——不要臉——」一呼聲奔放，震破耳鼓。不斷地吶喊，怒吼，歌聲——從每個的心底裏喊出。在這偏僻狹小的山城裏，有這樣兇湧的壯舉，真太令人樂觀呵？遊行畢。各校分別宣傳，講演歌詠。全城男女老少，人山人海，一叢叢的圍攔來聽講，這裏在說日本人的殘暴，那點在講日本快要滅亡，中國已快復興，真把老百姓刺激得不由自主的歡呼打倒日本——，尤其是附小一個不到七歲的孩子。被人家抱上講臺去講演，尤使觀衆感奮，吸引聽衆，他這樣說着：「可惜我太小了，假使并有你們這樣大，我非去殺日本鬼子不可。」這些宣傳員，直叫到陰雨四布，五點鐘前後，才各帶着嘶破的喉嚨，抹着汗水回校。

是晚聯中同學在民衆教育館表演話劇，雖

在微雨飄搖，無燈可坐的場合下觀衆仍擠滿了全場；七時半開舞，滿場渴盼之呼聲驟停。肅立着聽音樂隊奏樂。以後開始演劇，先是男女合唱流亡三部曲，聲音高低緩急悲憤合度。次表演復活(啞劇)全場萬衆唱采不已。當中日軍官屠殺民衆，慘狀，更令人髮指；及游擊隊上，擊斃日本軍官，重升國旗之際，場中聲聲震地，大快人心，繼而表演放下你的鞭子，血債，均頗能激發羣衆愛國仇讎之心，至十時半始散。

幸運的祖國呵！新的祖國呵！這種愛國仇敵的勝舉，便是你光明的先兆，更生與復興的楔子。這素來沉寂的角落裏，能有這麼奔放的鐵流。何患中華民族不復興！長期抗戰不勝利呢！

### 教訓 (小說)

馬澤民

××商辦工廠，在報紙上登出一段招收工匠的廣告：

本廠需要多數機械工匠，不論鉗工，車工，翻沙工，工資國幣四十元至七十元，有願投考者請於每日上午○時到○街○號當場實驗。

這顯明的廣告登出兩天××舊有的幾個工廠無形中受了影響，廠長們就各施展各人的手段，有的廠，把工人的薪水微微的加上點，有的廠也加高了成把，各拉住各的工人，想使工人不會有離廠的行爲。

幾天來各工廠，加薪消息傳佈全市，但是只有××工廠仍然不響不響的，靜靜的，因為該廠的組織位置在本市是相當高，廠長在工界上也稍有聲譽，所以沒有加工人的薪水。可是這工廠××廠長的頭腦裏也起了很大盤算，也因為事情發達得太快，他不得不想個其他辦法來應付，應付目前的環境！

火熱般的太陽曬透了矮小的廠長室，廠長穿熱騰騰的悶，×廠長終然沒有想出什麼法子來應付，心裏似乎有點焦急，順手由煙筒裏抽枝煙在嘴裏吸着，等煙吸完，頭腦好像明朗了一半，就立刻叫聽差把科長，工程師，請進廠長室來商量。

寬額，大臉，戴頂平頂呢帽的「科長」，穿着長衫馬褂，一步一擺的走進廠長室，規規矩矩，行了個鞠躬禮坐下，隨着穿毛呢西裝的工程師，也進來，在悶熱的廠長室裏。廠長開始發言了：

「兩位想想這段廣告於我們很有影響，我們也得要想個辦法應付應付呢？」

「是要應付下，我看最近工人與那一向不同……」科長把平頂帽放在膝上，一手摸着光腦袋說。

「我看！想都沒有什麼想，加他們薪水！工程師慷慨的說。

「加薪水！唉！這筆款子不小……」廠長聽見工程師的話，好像不滿足，顯出做不到的樣子。

「我想目前出一個通告穩定穩定工人，另

一方面做一個公事到這工廠去：『叫該廠不要收我們的工人，這樣，即使通告穩定不定他們，他們要去，人家接到公事，決定不收他們，這樣高的活難道他們會不願照常工作嗎？嚇！嚇！那時！』科長獻了應付辦法，覺得很週到，心裏好像愉快了，只等着廠長的話！

「那末你就去辦理，不過對於通告多想想廠長說。

「那我會，會辦的，」科長滿足的得到廠長的話，把平頂帽子戴上，出了廠長室，腦子裏就計劃，着手寫通告，做公事。但是這件事在「工程師」好像不高興，因為他也曾幹過工人，知道工人的一切心裏與困苦，廠長既然答應，自己也不多說話，各自走向工作場去，這小小的應付論會結束了，在×廠長心裏也非常滿足，自言自語的說：『要是我個人也想不到這周到！』臉上放出了笑容。

——本文轉第三面——

編輯兼發行	李 劍 秋
發行所	昆明南門外
代售處	本市各書店
代訂處	昆明生活書店
外埠代售	各地生活書店
印刷處	崇文印刷書館
訂 價	全年廿四期一元七角 半年十二期九角

雲南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第一四三號